

张虹 马成生 王益庸 主编

水浒争鸣

第十一辑

中央文献出版社

张虹 马成生 王益庸 主编

水浒争鸣

王益庸题



第十一辑

中国水浒学会
浙江水浒研究会 编

二〇〇九年十月于杭州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争鸣 / 马成生 王益庸 编.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10

(《水浒传》研究杞记与争鸣丛书 / 马成生主编)

ISBN 978-7-5073-2899-8

I. 水… II. ①张… ②马… ③王… III.《水浒》研究 - 文集
IV. I207.4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3766 号

水浒争鸣

主 编 / 张 虹 马成生 王益庸

责任编辑 / 于俊道

封面设计 / 项文军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运河印刷厂

880 × 1230 1/32 30 印张 60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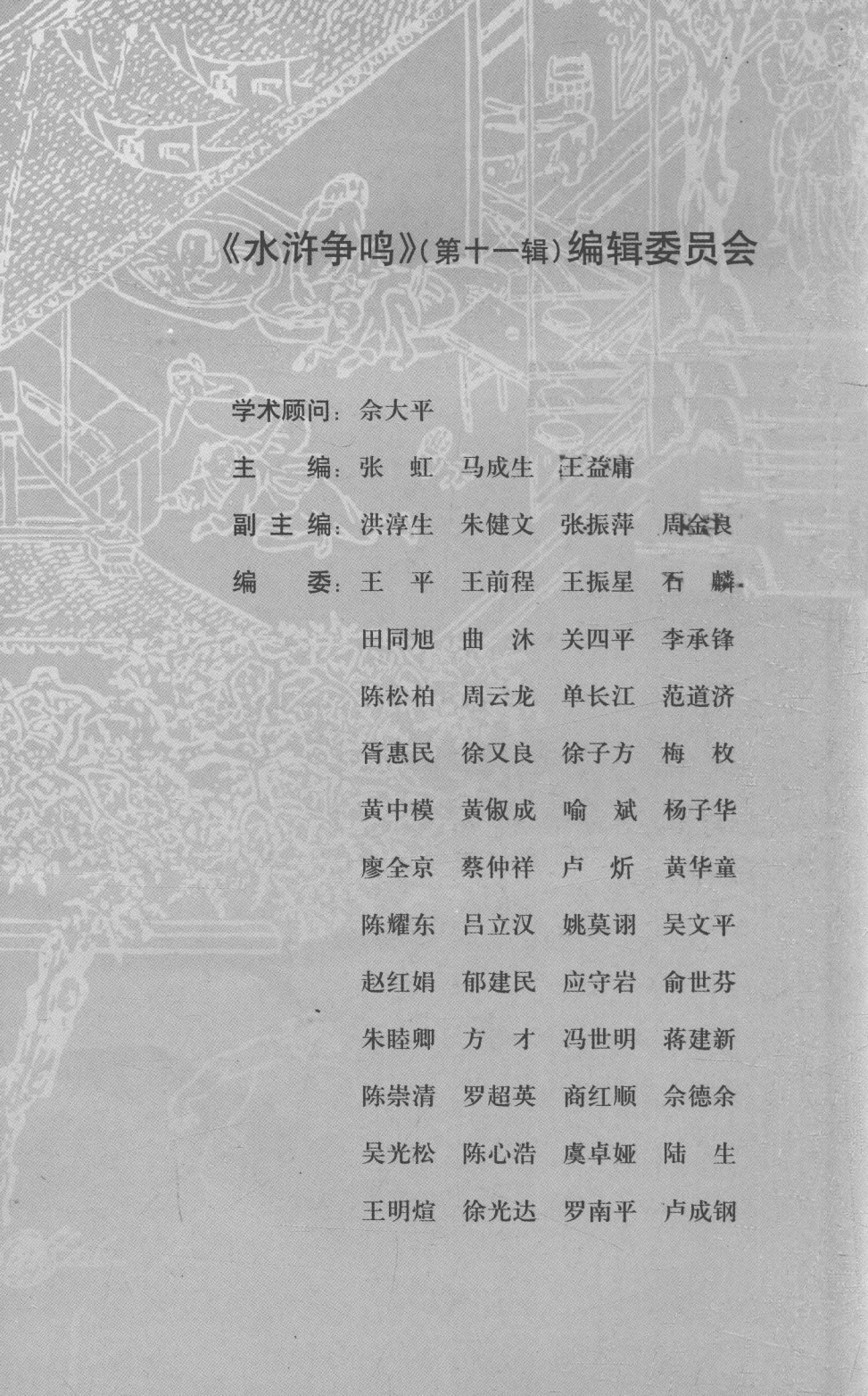
印数 1-1000

ISBN 978-7-5073-2899-8

全套定价:98.00 元

本册定价: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水浒争鸣》(第十一辑) 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余大平

主 编：张 虹 马成生 王益庸

副 主 编：洪淳生 朱健文 张振萍 周金良

编 委：王 平 王前程 王振星 石 麟

田同旭 曲 沐 关四平 李承锋

陈松柏 周云龙 单长江 范道济

胥惠民 徐又良 徐子方 梅 枚

黄中模 黄俶成 喻 斌 杨子华

廖全京 蔡仲祥 卢 炘 黄华童

陈耀东 吕立汉 姚莫诤 吴文平

赵红娟 郁建民 应守岩 俞世芬

朱睦卿 方 才 冯世明 蒋建新

陈崇清 罗超英 商红顺 余德余

吴光松 陈心浩 虞卓娅 陆 生

王明煊 徐光达 罗南平 卢成钢

目 录

- 《京本忠义传》的断代断性与版本研究 李永祜 1
- 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之不成立
——就教于石昌渝先生 崔茂新 33
- 从元曲语词的使用看《水浒》的作者与成书年代 ... 周腊生 63
- 钱塘施耐庵难与兴化施彦端难以“合一” 马成生 75
- “仓颉造字”与罗贯中“隐名石匳”
——罗贯中文物史料的新发现 孟繁仁 105
- 罗贯中籍贯太原说之大传 田同旭 117
- 《水浒传》版本数字化及应用 周文业 127
- 浅谈施耐庵创作《水浒传》与兴化文化 高春丽 169

《水浒》“杀嫂”故事的溯源与演绎	李青唐	178
农民革命的同路人,招安路线的拥护者		
——杨志及其形象的社会意义	单长江	188
宋江理想的合理性与虚幻性	王连弟	195
浅析宋江与李逵的孝道	郑学垠	205
《水浒传》中王进和《亚瑟王之死》中魔灵叙事作用的比较		
.....	石 松	209
似撼天狮子下云端		
——武松形象漫议	朱健文	217
金圣叹对《水浒传》语言艺术的批评	石 麟	234
简论作为汉语学习材料的《水浒传》		
——以日本为例	林彬晖	247
金本《水浒》对原作主题的颠覆及其意义	王前程	259
论《水浒传》开头描写西部英雄的意义	胥惠民	269
《水浒传》究竟是写英雄豪杰,还是写土匪强盗	吴 越	276
《水浒传》的悬念设置	刘 哲	316
浅议《水浒传》中的“劫法场”描写	王建平	322

- 父亲缺席与《水浒传》的叙事策略 楚爱华 328
- 《水浒传》的“财欲”叙事及其结构形态 李桂奎 341
- 《水浒传》的景物描写艺术 宋培宪 358
- 《水浒传》中的道术描写及其作用 陈庆纪 369
- “特犯不犯”
——《水浒传》叙事技巧的现代修辞学解读
..... 张玉英 383
- 石碣、太尉及其它
——漫议《水浒传》的叙事结构与主旨 孟祥荣 392
- 底层叙述在《水浒全传》中的文化抉择 胡继琼 409
- 梁山英雄的另一种无奈
——聚义结拜兄弟之儒家兄弟伦理对于梁山英雄塑造的消极
影响 颜廷亮 421
- 《水浒传》的“三国情结” 邓莹辉 430
- 水浒忠义观斟议 田兴国 442
- 谈刀论枪话水浒 张子健 463
- 《水浒全传》里的茶坊·茶 徐光达 471

古代通俗小说的命名方式及特点	任永安.....485
刘备与宋江比较论	关四平.....495
方腊宋江异同论	洪淳生.....525
嵇康与卢俊义的梦意象 ——金圣叹“梁山泊英雄惊恶梦”解读	王振星.....533
试论《金瓶梅》对颂“情”传统的颠覆	张进德 张 扬.....545
整活水浒资源 发展旅游经济	仓 显.....560
马泊六的典型代表 ——浅论《水浒传》中的王婆	关祥可.....566
从《水浒传》看杭州佛教寺院	李艳茹.....577
《水浒传》和杭州的瓜葛	吴 越.....587
施耐庵笔下的杭州	王益庸.....612
虚构的景阳冈英雄真实的打虎过程 ——论《水浒传》武松打虎的艺术性	张振萍.....624
杭州孕育了《水浒》	应守岩.....638
20 世纪以来《水浒传》人物绰号研究述略	刘天振.....679
《水浒传》中的不和谐对建设和谐社会的警示	黄 萍.....696

- 不要用今天的“英雄观”来否定水浒英雄 吕洪年 705
- 评黄波著《说破英雄惊杀人》 吕洪年 705
- 是谁扼杀了水浒英雄 曹亦冰 712
- 评《水浒传》(一百回)儒家思想 曹亦冰 712
- 是“妖魔鬼怪”还是“人民英雄” 陈崇清 726
- 和《水浒新鉴》作者段德明商榷 陈崇清 726
- 张岱的“水浒”观 余德余 732
- 兼议明末清初部分封建士子的文化心态 余德余 732
- 浅论余象斗《水浒志传评林》评点的价值 林毓莎 744
- 神怪小说《平妖传》对《水浒传》的影响 杨子华 751
- 关于《水浒传》误读误解问题的探讨 张同胜 767
- 《水浒传》宣扬的梁山好汉之义 董连祥 784
- 《水浒传》的农民起义形象与《水浒后传》、《荡寇志》的再评价 宋常立 797
- 论《水浒传》与《儒林外史》的胥吏形象 吴莺莺 813
- 《金瓶梅》与《水浒》方言的继承关系 杨子华 825

女娲意向与《水浒》的阳刚之气	郑浩炎.....	842
梁山队伍发展的三个阶段	卢 明.....	847
水浒英雄的起点与终点	冯汝常.....	856
析《水浒传》对金庸小说的影响	何求斌.....	877
施惠为南戏《拜月亭》作者考论	崔茂新.....	891
讲述实情 史归碑石		
——水浒将牌变为麻将牌的故事	古德文.....	907
水浒纸牌的产生与演变	曹先锋.....	913
兴化:明清小说的重要基地	莫其康.....	926
后 记		933

《京本忠义传》的断代断性 与版本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李永祜

明清两代以来,在版本目录著作和文人笔记向未见著录和提及的《京本忠义传》残页^[1],自1975年发现并公布后,引起了部分《水浒传》研究者的关注和评议,但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京本忠义传》的断代、断性,即它刊刻于什么年代,它在《水浒传》版本繁简两大系统中归属于哪个系统这两大问题上。

发现者顾廷龙、沈津两先生是上海图书馆的版本学专家,他们原本可以根据自己丰富的学识和经验,就残页的版框、版心、行款、字体等整个版式问题进行详细的考证、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但当时正处于“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政治运动之中,限于那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他们未能详加论证,只是简单地提出“经鉴定,《京本忠义传》可能是正德、嘉靖间书坊的刻本……比今天所见其他《水浒》各本更接近于原本面貌”,“是繁本系统中较早的一个本子^[2]。”文中使用了“可能”二字,这表明他们在判断上是审慎的,留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冬、李骞等同志分别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他们只是孤立地抓住《京本忠义传》中几个特殊字词和存在简写字(古称“俗字”)的现象,没有与中国版本发展的历史情况结合起来考察研究,因此所提出的《京本忠义传》“此书之成就,应当更早,甚至是元末明初之际”^[3];“《京本忠义传》是一切

《水浒传》的祖本”，“是作者编写《水浒传》的原始本”^[4]等这些论断，是经不住学术检验而难以成立的。

在九十年代初，刘世德同志著文^[5]，从版本学的角度，就“京本”的含义，明代中后期版本的变化等问题，作了分析，提出了《京本忠义传》“刊刻于正德、嘉靖年间”，“它不是繁本而是简本”等看法，将问题的研究深入了一步。但是，此文对《京本忠义传》两张残页包含的版本信息的研究不够充分，对明代中后期版本的变化与《京本忠义传》版本的实际状况没有结合起来论述，因而缺乏说服力。

近十余年来，学者对《京本忠义传》的研究比较沉寂，但这并不表明人们的看法已趋于一致，分歧仍然存在。

在古籍鉴定工作中，如果被鉴定的对象篇章完整，序跋、题署和堂号（刊刻者）等要素周全，解决断代、断性这类问题并不太困难。但对仅有两张残页的《京本忠义传》，我们别无依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下大气力对残页中的版本因素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发掘，并将这些信息放在古代版本发展的纵向与横向两个层面上进行认真细致的探索、考证和分析，这样或许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准确的认识。

下面直陈个人管见，以就正于方家和同好。

《京本忠义传》并非“成就于元末明初”，

它不是繁本的祖本

刘冬、李骞等同志，根据残页中出现的“每”字、“将”字以及一些简写字作为内证，认为它们具有元代的特征，因而断定《京本忠义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是《水浒传》的“原本”、“祖本”云云。就研究方法来说，从版本中寻求例证，这是版本鉴定中一种正常的方法。但他们却忽略了对上述因素在古代版本发展过程中被使用的

情况的考察,因而所作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说“每”字。在元代,“每”作为表复数的人称代词“们”的同义词,确实是常用词语,尤其是在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通俗读物中更为普遍,这是为学术界公认的不争事实。但却不能简单地认为,既然元代使用“每”字,凡使用“每”字者必定是元代作品。因为语言文化是有稳定性和延续性的,它绝不会因朝代的更替而立即停水断流。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明代的版刻书籍就知道,元朝灭亡之后,“每”字不仅在明初仍较多的使用,即使在明代中后期直至明末,仍时有所见,并未绝响。例如,明英宗的侍卫袁彬在其所著的《北征事迹》中就有“这厮每说谎”之语^[6];另一名侍卫哈铭的《正统临戎录》中也有“我每奏讨物件”之语。袁彬和哈铭均身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1436-1464),此时尚属明代前期。

又如,在明代后期万历初年成书的《金瓶梅》的许多回目中,“每”字几乎触目可见:

“你每二人出语无凭”(第二回);

“干娘遮藏我每则个”(第八回);

“你捣鬼哄俺每哩”(第六十一回);

“分付小厮每抬出灯来”(第七十八回)。

再如,在明末天启崇祯时(1621-1644),著名的通俗小说家冯梦龙的《笑府·腐流》中有“还是你每生子容易”之语。

在同时的另一小说家凌蒙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中也有:

“也要酒派些,免得他每做对头”(卷二十);

“曾因官员每做诗,他也口吟一首”(卷二十)。

可见,“每”字并非元代所专有专用,我们总不能根据上列“每”字,就把上述作品都认定为元代或元末明初的作品罢。

至于在《水浒传》中出现“每”字,也并非《京本忠义传》一家。现存的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每”字就出现四次之多:

“却不吃我弟兄每筵席”(六十二回);

“我每都去台上使棒”(七十三回);

“我每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七十五回);

“吴用传令:你每尽依我行”(七十五回)。

另外今见最早的简本《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残本,以下简称“插增本”)在七十三回有“我每都去台上使棒”,与容与堂本相同;另一简本《京本校正增补全象忠义水浒传志传评林》(以下简称“评林本”)在卷十五“燕青智扑擎天柱”回中也有“我每都去台上使棒”之语,另在同卷“小七倒船偷御酒”回中有“宋江曰:‘你每休要疑心’”一语。容与堂本是万历三十年以后的版本^[7];评林本是万历二十二年刻本;插增本因系残本,不知刊刻年代,有专家推测可能刊刻于万历初年^[8]。

总之,这几种版本都不是出于元末明初或明前期。可见仅凭书中有“每”字存在,就遽而作为作品版本的年代证据是极不可靠的。

当然,对于上述几种版本《水浒传》中出现的“每”字,我们也不应忽视它在《水浒传》版本认识上的意义。因为,我们既已肯定了《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这个大前提,我们就可以据以断定这些明代后期的版本,都是由元末明初的祖本一脉相承而来,这些“每”字应当是祖本的遗文;反转过来也可据以推想祖本语言的时代色彩。但是,却不能据此因素去认定上述版本的《水浒传》都是

明前期或元末明初的版本。与“插增本”相类似的《京本忠义传》也是既无序跋又无刊刻年代题记的残本，而且残缺得仅剩两张半页，怎能仅据其中一个“每”字，就认定它是明代早期版本，甚至是元末明初时《水浒传》的祖本呢？

其次，是“将”字的问题。《京本忠义传》有“这两个是登州将来的军官”之句。李骞同志查考“将”字在唐宋时期词义是带、带领；又发现容与堂本此句中的“将”已改作“送”字，这表明“将”的本义在明代已难以为人理解，故而容与堂作了改动。此字也被认为是《京本忠义传》是最早的繁本、“唯一的祖本”的另一内证。李骞同志所列举的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并非宋元所仅用，也并非《京本忠义传》所独有。相同字义的“将”字在明代仍然被理解和使用，在书籍中也时有所见。如明弘治间刊刻的《新刊金文靖公前北征录》中就有“乃令从者回取随身行李，炒糯及余物俱不能将。”即使把“将”字改为“送”字的容与堂本，在另外回目中“将”字也屡有所见：

王进叫起李牌，分付道：“你与我将这些银两去岳庙里和张牌买个三牲煮熟……。”李牌将银望庙中去了（第二回）；

把陆虞侯家打得粉碎，将娘子下楼门外看时（第七回）；

还别有那没人情的，将去锁在大牢里（第二十八回）；

把宋江捆做粽子相似，将来绑在将军柱上（第三十二回）；

倘若天幸捉着时，将来悄悄的关在家里（第三十三回）；

把李逵背剪绑了，解将来后面（第四十三回）；

祝龙教把捉到的人都将来,陷车囚了(第四十八回);

放顾大嫂入来,再关了门,将过廊下去(第四十九回);

休带大队人马,只将三五百步军马军进城(第八十一回);

那欧阳侍郎领了辽国敕旨,将了许多礼物(第八十五回)。

在同一词义上使用的不仅有将、将来、将去、将了,还有将带、将领、将引、引将、带将多种形式,全书共有近六十处之多。稍晚的《水浒传》钟伯敬评本、芥子园刊本在相应回目的句子中也有同一字义的“将”字。如果将此字作为确定祖本的内证,容与堂本岂不成了无可争辩的祖本么?

第三是简写字问题。在《京本忠义传》残页中的确有所谓俗字即简写字,而且不只是刘冬等同志举出的“个”、“栾”、“庄”三个,实际上有“个”、“栾”、“庄”,“荅”、“宝”、“荣”、“数”、“赶”、“湾”、“里”、“还”、“准”、“个”、“来”、“弯”、“壮”等共 17 个简写字,若将 12 个重出字算入,共达 29 个之多。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些简写字与宋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等使用的简写字相同,就认定《京本忠义传》不可能成书于明中叶以前,而是成书于元末明初。因为简写字并非宋元和明初所专有。我国的文字,自汉代严谨、规范的隶书和楷书定型化并成为全社会共用的正书字体以后,书写省时省力的简写字就伴生而来,以迄于今。这是有许多朝代的古籍、古物可以为证的。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自公元七世纪前期即唐代初年版刻印刷问世以后,诸凡官方文书、儒家经典,历代史书、文人诗文集之类,均用正体写刻,简写字极少出现。但在佛教经卷、民间版画,尤其是戏曲、

小说、说唱等民间文学作品的刻印中,所谓俗字即简写字屡见不鲜,甚至俯拾皆是。1966年在韩国佛国寺三层石塔补修时发现的《无垢净光陀罗尼经》这是我国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前刻印的文献实物。在所见影印的有佛像和文字的一张残页中,寥寥465字,就有“无”、“属”、“嘱”、“断”、“礼”、“来”、“经”、“盖”、“随”等19个简写字,其中“无”出现三次。在我国现存最早的版刻实物唐咸通九年(868)刻本《金刚经》卷首扉页中,主体为佛尊画像,侧边四行字中,就有一“灾”字。唐代晚期刻本《二十四孝押座文》,字体精致、工整,但也有“来”、“万”、“止帚”(歸的简写字)三个简写字,其中“来”出现五次。宋开宝六年(973)刻本《佛说阿惟越致遮经》一页中,有“无”、“盖”、“庄”、“来”四字,“来”出现五次。南宋刻《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仅半页,就有“万”、“处”、“国”、“来”四字。其中“处”出现二次,“万”出现四次。

降及金元时期,简写字在通俗读物中的使用就更为普遍。如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知远走恭家庄沙陀村入舍第一”一页之内,有“乱”、“间”、“闲”、“谗”、“厅”(听)、“个”、“号”、“尽”、“芥”、“与”、“齐”、“变”、“荣”、“刘”等十八个简写字,其中“乱”、“号”各出现二次。在元刻本《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首半页中,有“关”、“(开)”、“国”、“灵”、“礼”、“数”、“万”、“闹”、“处”、“诛”、“龙”、“刘”、“杀”、“将”、“与”、“来”等共二十六个简写字,若将重出四字计入,共三十个之多。

语言文字是人们交流的工具,社会性和延续性是它的两个特性。简写字一经创造出来并受到欢迎,它就为全社会所共有,不仅同时代的人使用,后代的人也继续使用并会有新的创造。进入明代以后,从永乐至万历间,在一些严肃的读物如《普济方》、《南丰先生类稿》、《文献通考》、《白乐天文集》、《文选》、《华阳国志》等